

墨客揮犀 談淵
楊公筆錄 蒙齋筆談



楊
公
筆
錄

楊彥齡
撰

中
華
書
局

楊公筆錄

宋 朝奉郎楊彥齡撰

禮。不諱嫌名。謂禹與雨。邱與區之類。肇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陳思王詩云。修版造盤日。宋范曄。秦之子。爲太子詹事。唐賈魯。忠之子。爲中書舍人。春秋書仲孫何忌云。仲孫忌帥師圍郟。魯晉魏曼多云。晉魏多侵衛。譏二名也。二名非禮。爲其難諱也。禮。二名不偏諱。故孔子之母名徵。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顏之推云。凡名子。當爲孫地。此言甚當。春秋書衛齊惡。又書衛侯惡。此君臣同名也。穀梁云。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後世不可行者。

苟相報償。不以正道。公羊謂之詐反。本有所如而更行。公羊謂之鑿行。河魚腹疾。以其言內潰。故公羊以梁亡爲魚爛而亡。言難從中發也。晉獻公云。寶則寶矣。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此所謂善諷。謎語自古有之。一八四八。飛泉仰流。鮑昭井謎。卒律葛蓋。石動筒。煎餅謎也。

張華云。人中酒不解。以湯自漬則愈。近見巡檢從義云。有二客鬪飲。一客酒量小劣。密攜蒲桃置袖中。每舉杯。輒食兩三顆。遂勝能飲者。試之。頗驗。

王瓊妙於化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元宗二月初。臨軒。取羯鼓打春光好一曲。柳杏皆坼。王瓊乃武宗時人。漢獻帝都許時。自植小李。色黃。大如櫻桃。至今謂之御李子。

書字之作。源流最古。自新室以疊從三日太盛。改爲三田。宋明帝以驕似禍。改爲馱。漢以火行忌水。改洛

字去水而加佳。隨以周齊不皇留處。故隨字去是而作隋。此皆率意改易。固無義理。甚者至武后撰天
地日月等字。元結謚隋煬爲隳。蓋出狂妄。可勝怪哉。

秦烏氏羸。後魏婁提。皆谷量牛馬。

蛇字本只作它。託何切。許慎說文云。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禿從人。上象禾粟之形。蒼頡見禿人
伏禾中。因以制字。若此類。雖授有自來。說亦異矣。

古人制字。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自營爲厶。背厶爲公。入冂爲亡。哭亡爲喪。倒亡爲長。倒人爲
它。半門爲戶。二戶爲門。一大爲天。一止爲正。通天地人爲王。王在門爲閭。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
末。日在木上爲杲。日在木下爲杳。以至重夕爲多。重日爲疊。三毛爲毳。二系爲絲之類。其爲意義。當體
便足。學者患不求之耳。蓋通六書以論字。則其說必通。苟欲字字會意。亦幾乎繁矣。

乙。元鳥也。鳥轉切。其字形舉首下曲。與甲乙之乙字不同。如孔字。乳字。當從乙鳥之乙。乾字。亂字。尤字。當從

甲乙之乙。

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陳後主詩。

股外謂之髀。江南人呼髀爲髀。怖明切。吳會閒謂人脛近足細處爲髀。口交切。爹。父也。當杜可切。今人呼父爲

爹。皆不用此音。語轉也。眈。覲目蔽垢也。俗皆用此語。眈克支切。覲音兜。

世俗謂大齋爲齏。音邱加切。謂小獸爲飲。音大洽切。常用此二音。

穆天子傳。升長松之墜。丁鄂切。今馬鞍上墜字當如此。若作鐙。乃燈字耳。

方言曰。冢謂之墳。音浪。俗謂林野爲浪。當用此字。埤未燒者謂之塹。工狄切。田家謂長束稈爲稈之閏切。謂

小束爲稈。工珍切。俗謂刈穀麥爲鈿。鈿。大鎌也。音所鑑切。礪礪。畝田石也。當音鹿獨。

禾莖謂之稈。麥謂之稈。麻謂之藍。豆謂之其。

南方有練布。如蕉練。蒲練之類。其精者號百易練。言百匹。鹿練。易此一疋耳。音疏。

周禮司服曰。素紗。鄭元云。今世沙縠。名起於此。書作漆。俗作紗。

以羹和飯。謂之葛饋。女嫁三日後餉食。謂之餽女。

藏米實謂之臙。力感切。今臙棊是也。

物壞生青白衣謂之臙。音敗曰臙。之力反。食敗曰餽。音搜。

邱蚓一名寒蠧。許假切。蛆。竹列切。螿。虫行毒也。江北謂人好事多節目爲戛戛。音力結。吉屑反。俗謂風癩

者爲癩。音烏賄。吐猥切。江南謂點而惰爲賣。內國言調嫩。音乖。不踞墜上馬。謂之驅馬。匹扇切。

口上曰髭。頤下曰鬚。在頰耳旁曰髯。其上連髮曰鬢。

詞。辭。辭。三字。世皆通用。然詞乃文詞之詞。辭乃辭訟之辭。辭乃辭讓之辭。自不同也。

瘡。疔。痂。三字亦通用。然寒熱休作謂之瘡。多日之瘡謂之疔。二日發謂之痂。亦各有證。不可交互。

古字不盡有多用假借。令長之類是也。如由字說文無。只有專字。木生條也。書曰。若頰木之有專。後人

省了。只作由字。遂用以爲因由之字。劉字說文亦無。徐鍇疑鐺字便是劉字。從金從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字耳。免字亦無。只有纜字。芳万切。疑此字以免身之義。通用爲解免之免。今俗作亡。辨切。以至妄字柔字之類。說文亦無。或見於偏旁。學者當知之。

草一物而名備者莫如蓮。其葉謂之荷。其莖謂之茄。其本謂之莖。其實謂之蓮。其花未發謂之菡萏。已發爲芙蓉。

世人用字。雖以類舉。而少能分別。其在本曰果。在地曰蔬。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在牆曰牖。在屋曰窗。在木曰巢。在穴曰窠。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有瓣曰楮。無瓣曰楸。以至牛羊同芻。犬豕曰豮。東西爲陌。南北爲阡。以絮曰繡。以縵曰袍。質曰觴。虛曰觶。牡曰棠。牝曰杜之類。甚多。不可不辨。

對字本從口。漢文以爲責對而爲言。多非誠對。故去口而從士。荆公云。以對爲對。有對者不獲自盡矣。秦以辜似皇字。改爲罪。荆公云。以辜者不獲自新矣。

蒼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史黃門之章草。劉德升之行書。蔡中郎之飛白。張伯英之章草。書制不一。工拙自殊。如胡昭體肥。鍾繇體瘦。次仲楷法。梁鵠筆勢。師宜官方寸千言。王右軍方丈一字。僧虔正書第一。草書第三。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其自矜則苟非執素不肯下筆。其自適則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其苦思則或臥畫被穿。或寢宿碑下。其勤力則或書枹葉數屋。或積筆頭十壘。其新奇或因施匠壘。或觀舞劍器。其遊逸則或俯頭搵水。或揮帚沾泥。名跡先後映冠古今。然韋仲將

因書凌雲而垂戒。王子敬不肯題太極殿而自高。王褒恨辛苦筆硯之役。廝子雲嘆唯以筆蹟得名。至於工反爲人役。則戴安道之破琴。閻立本之戒畫。皆此意。

會稽日鑄山茶。品冠江浙。山去縣幾百里。有上竈下竈。蓋越王鑄劍之地。世傳越王鑄劍。他處皆不成。至此一日而鑄成。故謂之日鑄。或云日注。非也。山有寺。其泉甘美。尤宜茶。山頂謂之油車嶺。茶尤奇。所收絕少。其異者牙長寸餘。自有麝氣。越人或以沸湯沃麝。乘熱滌瓶。焙乾以貯茶牙。密封之。僞稱日鑄。開瓶麝氣襲人。殊混真。人往往不能辨。或云日注以日所射注處云。

余家舊傳相笏經。其法甚詳。大率以笏面分三部。如相人面法。世云東方朔撰。蓋未可知也。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人。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託言他者。庾曰。此板雖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板。他日褚於帝前。輒稱下官。帝甚不悅。然則相笏之法。與笏之可占吉凶。其來甚久。余熙甯間。見川人侯溥。爲余相笏甚驗。溥應賢良博學人也。熙甯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如焚。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稱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將有士卒作難而不成者。後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蜀中鄉先生也。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數。楊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其言甚簡。細詳之。如有理。

魏銅雀臺遺址。今在相州。世傳昔製此臺。瓦用澄泥。加胡桃油澆植之。與它瓦絕異。琢以爲研。貯水不竭。今人所得。往往皆僞者。形製雖佳。置水則立盡。蹉澀不可用。人謂之筆普度。

鑑湖規法。天下水利皆不及。蓋湖水高。民田一丈。民田高。海一丈。旱則決湖水以溉田。澇則開斗門泄水入海。故越人不知有水旱之憂。近年於湖中取葑田。置石碑。方城步畝。許人戶請佃。歲納課米。今葑草膠結。侵占湖水。望之才一帶耳。人未有知其弊者。

俳優弄參軍。段安節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孝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白衣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年特授韶州同正參軍。

傀儡子。蓋始於周穆王時。工人假師之作。段安節乃云。起於漢高平城被圍。陳平祕計。

元豐八年秋。余爲滄陽縣令。城外廂中有一死兒。在濠上。余親往驗之。兩頭四手四足。共一腹。眉目皆端正。是秋河朔大水。縣界漳滏皆決。案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者。帝放之於野。相抱而死。神禽以不死之草覆之。七年男女同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爲雙蒙氏。其說雖怪。其形狀類也。

宿堯人喜爲盜。常言初三月一中九下。爲行盜時也。易之爲卦。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純陽爲乾。自微至著。莫非陽長之意。至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三陰爲否。四陰之盛。反爲觀卦。過此爲剝。爲坤。莫非陰長之意。獨觀卦爲不類。余常疑以問王荊公。門人云。荊公以謂易不可類推。不可意求也。又徧問諸通經者。皆不能答。元祐五年。因金陵上元。余過黃景學士。偶言及之。黃曰。君以觀爲何等卦。余曰。美善之卦也。曰。此其所以誤。方觀之時。四陰竝進。已甚於否。而幾至於剝。初六童觀。六二窺觀。利女貞。則雖小兒女子。亦能窺伺朝政矣。六三在內卦之上。處諸侯之位。或進或退。不能有袖於時。

故聖人於六四近臣之爻戒之。以謂當是時復進賢拔節。使之觀國之光。利用資於王。以救觀之時耳。是以九五之君。則觀我生以觀民。所以卜安危也。若夫上九。處無位之地。視觀之時。如此。則雖觀其生。亦志未平矣。安在其爲美善也。賈博學。深於易。往往能占吉凶。其說雖甚異。然亦足以破余所疑。

草藥中有狼齒者。蔓生。葉閒有子。色如黃蒲。長五六寸。屈曲盤卷。形或如蛇。或如犬。取以雜荊芥種爲末。茶點服之。大治頭風冷痛。巡檢張從義云。此法經進。

世之爲文者。常思用字意義重疊。故有一箇孤僧。獨自行之語。然那頌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毛注云。先王稱之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得不近是耶。

世有藏疆之戲。蓋手藏物。探而取之也。或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名爲藏疆。列子曰。以瓦礫者。巧以鈎疆者。憚以黃金疆者。昏江淮之間。謂無賴曰墨辰。昔眉癡。其字見列子。

眠癡。不開通之貌。眠癡。上其典切。下徒廉切。亦見列子。風上行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飄。

朝菌。大芝也。

莊子六氣。說者云。平旦爲朝。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元地黃爲六用。道書所謂春食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者。日沒已後亦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元地黃之氣爲六。其說雖有自來。然不如支遁所云天地四時之氣。

蜀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博物志志中不見

今鄜州出石燭風雨點之不滅欲然先以水浸之則愈明按古延壽縣有火泉經地爲溝其水有肥如糞

肉脂接取著器中始黃小停之黑如凝膏然之極明方人謂之石漆

心脾肝肺腎謂之五藏莊子云百骸六藏未知孰謂

康州梁立則家素貧寒一日於山間見百餘龜負一死龜來歸中周視盤桓久之遂葬其龜葬已復巡繞

數四若有占視之狀遂去梁甚怪之因瘞其死於死魚所至今累世爲朝士

世所謂獨脚令者惟三光日月星以拘於物數爲最不可測答者元祐三年夏余待試興國西經藏院夜

夢一客舉此爲令若欲相屈余輒應聲答曰四詩風雅頌客遂慚服而去明日見車好德語之車以爲

神對車博學善屬文西洛名士也

干將莫耶夫妻二人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耶陰漫理

禮記不修墓事蔣濟何晏夏侯元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

山海經云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漢武內傳乃云與上元夫人皆美容貌神仙人也

常州武進縣廳壁有荻題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倦客東歸得自由西風江上泛扁舟夜寒霜月素光流

想得故人千里外醉吟應上謝家樓不多天氣近中秋北固江頭浪拍空歸帆一夜趁秋風月明初上

荻花叢漸入三吳烟景好此身將過浙江東夢魂先在鑑湖中

沈存中筆談。說江南人鄭史爲一書談。其間一說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垢小父母也。自乾坤各六變而六十四卦成。乃云。秦玠嘗遇異人。授此數。邵雍亦知其大略。余近得一圖。法甚奇妙。卦起乎坤。成乎乾。初以一陰一陽相比。如環之無端。然後以次倍之。至六爻。則陰陽各三十二。而六十四卦成。其卦之覆變數之序也。初爻餘爻耦者。陽能資始。陰能代終也。自非聖哲。不能指意如此。疑此書與鄭史書同。

陳留驛壁有人題感懷詩一篇。其一聯云。一生吏部殘零闕。盡老江鄉遠小州。其甚意可悲。此必老選人所作。

漢光武每發詔。多自作峻語。以懾動羣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世謂盜爲綠林客。按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鳳等。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荊州。

學者讀史。往往不究音義。隨字便讀。如人姓名有莽。何羅。當音莫。戶切。烏氏。麻氏。當音支。咸宜。咸當音減之類。蕃。夷名。氏國號。如休屠王。屠音儲。大宛。宛音於元反。鉤町侯。鉤音劬。先賢懼音糶。吹遼累。累音力。追反。閼氏者。音焉支。谷蠡音鹿隄。且渠當戶。且音子余反。銖婁渠堂。婁音力於反之類。地名如長子。讀如長短之長。屯留當讀如純。敦音屯。樂浪。浪音狼。龜茲讀如邱慈。獨氏讀如權精之類。未易遽數。若隨本字便讀。當爲疏謬。

毗陵薛輝秀才通術數。自言有分三祿法。世人皆未嘗見。謂如甲祿在寅。甲己之年丙在首。甲以丙爲第

二之祿者。蓋爲甲寅下有兩寅故也。丙祿在巳。丙辛庚寅依此數。卻以寅上遞而至巳。其丙祿下有癸巳時。卽將癸作第三祿。分之於子。凡是甲人生月日時遇巳。遇子者。謂之帶祿。又須以順爲貴。先巳後子。是也。此乃天心奇祕之法。貴賤禍福。攷之無差。余之末學。莫知其術如何。

字書以卅爲二十。晉入卅爲三十。先合反。卅爲四十。先入反。今京師里巷博徒。納作此聲。漢書言累鉅萬。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鉅萬十數。謂十萬萬也。

漢祖功臣。蕭何位第一。而戶止八千。張良位在第二。食乃萬戶。蓋量功校德。頒爵制祿。雖或不同。亦必取其平稱而後已耳。

世儒稱說。其初必先作數千言。以發其端。往往煩碎。不中義理。昔桓譚說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則自古所患。非特今日。故鄴下舊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誠可發笑。

卜式爲郎中。躡而牧羊上林中。躡卽今草鞋也。古人謂之不借。言人人有之。不待假借也。

漢書稱張良貌魁梧。魁大也。梧音悟。其可驚誤也。江克爲人魁岸。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鮑宣言朝廷亡著艾魁蠱之士。魁蠱壯兒也。魁音口貶反。蠱音磊。

學者於字往往不能分正俗。蓋不讀說文之過也。如卽作暄。暄作眠。佩作珮。創作瘡。縣作懸。劇作鑿。豪作毫。鑿作藝。颿作帆。頰作俯。鴉作鴉。鵲作鵲。尉作尉。驗作璣。玃作夙。怒作恪。亦作腋。纏作繩。絨作針之類。

不可具數。學者不可不知。鬻字本音昔伯切。月始生。霸然也。書曰。哉生魄。俗乃作必。忽切。以謂鬻王字。或木子逼切。邦或字。俗乃作胡國切。以爲疑或字。凡此之類。學者亦所未知。

戍字。王伐切。斧也。鉞字。呼會切。車鑿聲也。俗乃作錢字。以代鉞。卻以鉞爲斧。戍字。非也。酢字。倉故切。醢也。醋字。在各切。客酌主人。俗乃以酢爲醋。以醋爲酢。亦非也。虫。許偉切。蝮也。非蝮蠱之蟲也。草。自保切。樸實也。非艸木之艸也。

種。直容切。先種後熟也。種之用切。世俗乃以種爲種。未嘗悟也。柴。士佳切。草木散材而行野以堅。以爲區落。名曰柴。後人語訛。轉入去聲。卽寨字。合用柴字。凡作寨者。非。

俗謂渡持人爲鬻人。亦古語也。古瓦切。別人肉置其胸前曰嬰。人始生曰嬰兒。抱之嬰前。乳養之也。

西北隅謂之屋漏。禮。每有新死。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寇。煮沐以供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城上垣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成人。

鮠魚。說文以爲海魚也。然自北齊顏之推。已云卽石決明也。內旁一年一孔。至九而止。以今登州所出。其味珍絕。雖有魚名。固非魚類。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收時。已聞但飲酒啗魚。而光武時。張涉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鮠魚。又臨淄太守。賜吳良鮠魚百枚。則兩漢時。此物已號珍貴。宋劉邕嗜食。疥癩。以爲味似鮠魚。時淮北屬江南。無復得鮠魚。或有開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人有餉褚彥回三十枚。門生以爲貴之。可得十萬錢。方是時。尤爲難得可知。余以謂鮠魚之珍。尤勝江珧柱。不可乾致故也。若沙

魚亦鱉之類，皆可北面矣。

北史王巖者，嘗有臺使至，巖爲設食，使乃裂去餅，餘口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磔造成，用力不少，爾之擇選，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愕然大慚。今之士人，率作此態，聞此可少戒也。

世言黃河水堪釀酒，然不得河源水，亦不能有異。段茂式嘗記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嘗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絕奇。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桑欽亦云：河東有民，姓劉名墮者，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今人未有聞識此水者。

役夫舉號呼邪許，比相和唱，自古如此。晉霍前謂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其閒桀黠者，往往能爲韻語，以倡率其衆，事云出如古，如或睥其目，或瞞其腹，乘甲而復，于思于思，乘甲復來，與澤門之誓，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尉我心之類，是也。

漢書稱京索之閒本濟水，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旂，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太叔，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又北屈，東逕大索城，本索氏兄弟所居，故有此名。

世人以鬪雞爲雄，然不如鬪羊之爲偉。余嘗見牧羊自鬪者，嘗怒視頃刻，卻立勇進，以額相觸，其聲如叩石，凡百數十數不已，常疑其骨碎。唐張說獻鬪羊表云：御鼓怒以作氣，前蹄躡以奮擊，疾如奔雲之交觸，解如轉石之相叩，真得其狀。

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可得作曩時

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涉義宣事敗繫獄，屢審請竣，求相申救，意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自恃者，因此以爲戒。

人有購得狄梁公家給詣數通，以獻狄青，青厚遺以金帛而不受。曰：青何人，敢當此。人皆多其有識。昔宋何昌寓爲吏部尙書，有客姓閩者，昌寓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竈之後。昌寓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今士人以此取媿者甚多，因書此以爲勸。

唐敬宗善擊毬，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故俗因謂歲暮驅儻爲打夜狐。

余自幼病目昏，不能遠視，徧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略不少愈。因得張洪興范甯治目疾六物方，遂卻去諸藥不御，今亦無恙。

余初任隰州司戶，過洛辭明道先生，舉北齊郎基所云：任官之所雖木枕亦不須作之一語。余至今佩服其言。

宋袁淑答彭城王義康問年，云鄧仲華拜衰之歲，又云陸機入洛之年。史傳莫可攷知其歲數，唯陸羽警年云二十歲，亦不知何從知之。

世言胡燕作巢喜長，有容一疋絹者，令人家富。余爲號倅，見州廳有舊燕巢，可容一疋絹。

余自江甯上元，移宰常州武進，張康伯見託，求烈武帝廟銀香爐銘，云字札絕奇。及到廟中，已無所謂銀香爐者，徧訪碑碣，皆非爐銘。因追問郡人故老，皆云莫知所在。後因太守替移，法曹周載於宅廚中求

得乃爲擣烏粘已中斷矣其字乃乾符六年五月天台散人濮陽鵬書筆勢奇勁如盤鉤屈鐵云其爐吳郡陸球書沙門韞撰

廖子孟大夫知磁州疾病有幼子方五六歲極愛之欲授以致政恩例然於法親授告方得恩澤既奏而病加劇藥飲不下但心口微溫棺斂之具已備矣如此幾十餘日人皆以爲死矣一日致仕告至適會一權州者非人素不喜廖遣一官親往令面付郡官頗爲憂之無以爲計既至牀下自以致仕告至廖輒開目遽自起坐含笑兩手授之受畢復臥遂長往異哉死猶可忍有至此者況其他乎

饒州朱陽山出石硯及月石屏其來甚久案唐李匡義之叔祖元和初爲朱陽宰其諸子因訪尋山水一日於澗側見紫石愛之遂自刻姓氏年月於其上復作爲硯初惜其大不可挈復行百餘步往往有如拳者乃攜歸有一縣胥請斲之形製甚妙胥父兄稠桑旅人也遂解籍請歸作此硯及諸器用貨之大獲厚利此事見李匡義資暇集然甚膩而不堅可玩而不可使者其石屏自有滿月及松柏形殆非人力可爲亦莫測其理不知何緣感化至此

浙諺云病人畏腹脹雨下畏天亮方言以明爲亮謂雨作天色忽明卽雨卒不止驗之猶信周驥云秋末晚愁今江西有之謂之杓頭愁其本肥厚葉端巷縮如杓食之無滓爲蔬食之珍

金陵有三大醜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來哀求救護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爲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已而視詞牒首見兵馬司狀中乞就燒三醜石爲灰供修造之用公

遂悟，勒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設廨舍中，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竟不能動，遂罷。

越州法華山天衣寺，有梁舉禪師金鏤袈裟，玻璃鉢，晉飛雲大師曇翼真身，婁約禪師紅銀無底深瓶，智者禪師刺血書小字法華經，予元豐中，作尉山陰，屢往觀之，時守愛長老住持，愛頗能詩，有見贈詩，其間一聯云：案上應無一宿事，架頭常有百篇詩。

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輩，往往能爲文章。熙甯中，余隨侍在成都，兄長房生子，爲三日會，有衙前史戴獻詩，其警句云：月中又長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駒。兄弟異之，明日，往詣廳房中，觀其所居，皆無它物，唯案上有韻一冊，杜詩一集，筆硯而已。

女郎曹希蘊作詩立成，一日，遊乾明寺，見諸尼作繡工，尼乞詩，乃應聲爲集句云：睡起楊花滿繡牀，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

李師德朝請作李氏述先記，稱其先爲關封中牟縣人，常居萬勝鎮，在開運末，中國失御，寇盜蜂起，一日，傳賊將至，其曾祖率里中少年，約以金帛賂賊，如其不受，則相與決戰以死，賊至，感其言，皆曰：此義士也，乃相戒不敢犯。里中賴之獲安。元祐丁卯歲，尚書郎李常公擇爲之跋尾云：中散楊某爲舒日，作堂面澗山，名三至，以其祖父三世治舒，舒人相與傳其治然，可致也。予徜徉久之，復道其祖在國初時，爲著作佐郎，會出師平江南，而江與虔獨未下，著作奉詔分兵軍前，與曹翰各取一州，翰穴九江城，殺人無噍類，而虔兵謀叛之，著作曰：朝廷取金陵，不戮一人，今欲爾邪？彼未知禍福爾。單馬入見守者，遂出。